

美国档案机密

(法) 尼林·瓦·冈 著



群众出版社

美国档案机密

贝当——赖伐尔——戴高乐

〔法〕尼林·E·冈 著

余德全 朱邦造 侯贵信 译

孙昆山 王 晓 渡

余 德 全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美国档案机密

(法) 尼林·E·冈 著

余德全 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75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73 定价：3.05 元

印 数：00001—10000 册

448706

译者的话

《美国档案机密》是尼林·E·冈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的一部。

作者尼林·E·冈是法国及其他国家数家报纸的记者，十六岁时即为一家比利时杂志采访过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作为战地记者，他跑遍了二次大战的整个战场。作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著作还有《美国人的那一天》和《埃娃·布劳恩可诅咒的爱情》。

《美国档案机密》是作者在美国许多档案馆中对被列为“机密”而从未经过整理的一百万份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作者借助翔实的材料，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法、德、意、苏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斗争的广泛画卷，并真实地再现了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贝当、赖伐尔以及当时其他许多头面人物的形象，反映了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争斗，揭示了他们相互之间或勾结或争夺的实际情况。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使用了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以及贝当、赖伐尔等人的来往信件，各国政府间的照会、换文，秘密会谈记录，驻外使馆向国内的报告，乃至私人日记和谍报材料。这些非比寻常的材料大多是首次披露，法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为出版该书撰写的内容提要指出：“这部书是一个新披露材料的宝藏，这些材料往往具有爆炸性。”因此，我们认为，本书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近代外交史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故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

历史是一场序幕

现在，飞机上小小“黑匣子”^①的作用已经是无人不知的了。实际上，这是置于飞机尾部的一个红色圆柱体，直径为十八公分。“黑匣子”一侧装有“话音记录器”，另一侧装有“飞行参数记录器”，可供证实机动巨鸟飞行时最细微的情况。

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同国际航行多少有点相似，因为，象飞行会出现重大事故一样，国家间关系也会出现战争这样的浩劫。各国总统、政府和大使馆的机密档案，也是一些“黑匣子”，技术的进步使它们得以保存下来而不至遭到篡改。

① 黑匣子是装置在民航客机尾部的记录器，用以记录飞机在飞行中的各种信息和参数，以便万一飞机失事后，可以找回来分析研究失事原因。

波音707、747等飞机上装有两种记录器：话音记录器和飞行参数记录器。

话音记录器由控制、拾音盒和记录盒两部分组成。控制、拾音盒装在驾驶舱内，可将舱内每个人的语言以及与外界通讯的信息全部收到并变成电的信号送给记录盒，由记录盒进行处理后，录在磁带上。从起飞到着陆循序反复进行记录，不要的自动抹去再录新的，始终保留最后三十分钟的信息。

飞行参数记录器由控制引进盒和记录盒组成，可连续二十五小时自动记录二百多个数据，对每个数据四秒钟记录一次。控制引进盒装在驾驶舱内，每次飞行前引进本次飞行的航空公司、日期、航班号、起飞全重、正副驾驶代号等数据，在飞行中还自动引进飞机高度、速度、飞机姿态、位置、各台发动机工作参数、航向及通讯系统状况等数据，经处理后送入记录盒，录在磁带上。

两种记录盒均用防摔防烧的特殊金属制成。飞行参数记录盒外面还装有超声波信标器，泡在海水里，电池就接通电流，信标器便可发出超声波信号，信号作用半径为1.6公里，持续时间达三十天。

黑匣子外表并非黑色，为便于在飞机残骸中寻找起见，外壳一般均涂有鲜艳的橙色。——译者

我打开了其中的一个“黑匣子”，为的是“如实地”了解美国政府、维希政权和自由法兰西三方之间极其有趣的关系史。而且，也是为了弄清那些悲惨岁月的政治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某些方面。这个“黑匣子”里面是美国有关上述三方关系的档案，三十年后便可以供人自由翻阅了，而法国等国的有关档案却并不如此。

紧接着，我要说明，尽管我选中了从巴黎沦陷到巴黎解放这一时期，但本书却无意成为一部完整的战时法国史，不过，它却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再现了当时那些在前线作战或长期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那些在狂轰滥炸之下躲在地窖里瑟瑟发抖或忍饥挨饿的人所全然不知的观念、争论、交易、谈话、投机和信念。然而，正是这一切对种种决策起了指导作用，而这些决策后来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打乱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我叙述这些在当时以及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均属绝密的文件，也就是想对这种种决策作出一个说明。

正如威廉·利海海军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敌人为了了解这些文件，很可能甘愿牺牲许多特工人员的生命……”“我把那些应该报告总统的材料选出来。”他还补充写道，“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公文皮包里，通常是在电梯里遇到他时把材料交给他。”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其中的大部分文件。还有别的许多材料。

我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仔细看过二百多万页档案材料。有国务院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各个参谋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和国会 的，有第三帝国战败后在德国收集到的，还有墨索里尼的私人材料。一切有关军事作战的材料以及新闻宣传，我都筛掉了。

当然，本书中的材料并不都是未曾发表过的，过去泄露的秘密

和披露的情况也应予以考虑。一些政治家的回忆录已经使用过一部分文件，美国国务院还定期发表详细摘录，其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对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财宝。但是，我也遗憾地注意到，其中仍然无视这类为数惊人的材料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并未受追求材料新颖和耸人听闻的观念所驱使。为了使本书比较便于阅读，我采用了许多已经披露的材料——因为，应该重视某种平衡，使读者想起可能已经忘记或者手头查阅不到的情况；即使对那些阅读英语外交文件毫无困难的人来说，美国国务院的出版物也是很难看懂的。

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几大障碍。首先在于是否可能对那些往往难以理解的文件加以评论。其次在于今天披露这些文件仍然存在着种种限制。一切可能使某个友好国家的政府感到不快的材料（天晓得各国政府该有多么敏感！），一切关于个人的材料，一切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的材料，都禁止查阅，即使对专业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再说，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其他专门机构都仍然避免公开与其今昔政策相抵触的材料，避免公开可能损害其对外关系的材料，特别是还在销毁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出丑的材料。

我避开了这些障碍，也没有因此违反美国的法律。这首先是因为，这些文件写好后，已有无数复本。如果说一份复本在某个卷宗中仍然作为密件保存，那也很可能在政府的另一个机构里，由于归档出错、心不在焉、满不在乎或粗心大意，却保存着一份复本，可以让人随意翻阅。这几十万份材料并没有都经过行政当局分类检查，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便导致了层出不穷的泄密和失密事件。这样，我就很幸运地亲手把美国驻巴黎大使馆送回的几百个材料箱的封条拆掉，这样的机会还是闻所未闻的。这些箱子被扔在国务院的一个犄角旮旯儿里，三十年来一直无人过问。

若是有人在我之前加以审查的话，那么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会永不为世人所知了……

当我最近重返华盛顿核阅某些文件时，规章制度突然变得比较严格起来了。例如，再也不能当场拍摄文件。有一份文件会使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大受牵连，但自我上次看过之后，却从文件夹里神秘地消失了……

对这类文件进行篡改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因为我自己检查了一些信件，也请人检查过，为的是核实信纸的出厂时间和墨水的种类。机器打上的标志是无法改变的，再说一份文件有那么多多的复件，又怎能加以修改、更换或销毁呢。

还有一点……尽管罗斯福有时讲法语——我曾听到他在广播电台里宣布在北非登陆，不过他是在念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但他从不直接看法语材料。卷宗里夹着几百份要翻译的照会。我在能够找到法文原稿时，便引用法语原文。否则，我就不得不用法语把法语文件的英译文重新翻译出来。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同样，为了免得有时过于冗长的行文和外交上枯燥乏味的长篇大论将本书变成一份年鉴，我有时还对原文作了压缩，设法准确表达美国英语的风格，同时注重语句的总的意思，而不斤斤于字词固有的准确含义。

阅读象本书这样的著作时，必须区分文件真伪和内容虚实这两个问题。譬如，某个大使在信中指责某国政府首脑某种行为的证词是真的，因为信确实已经拟就发出了。但其真实性却没有得到证明，这个大使可能说谎。我丝毫也不认为，美国大使或外交官提出的某些说法不可靠，以后又遭到否认，他们就是存心不良，因为他们只是对于自己得到的、而且必须呈报的情报是否准确不可能一一核实罢了。

就这一点而言，我在“杜克街的疯狂行为”一章中所叙述的

情况，即向我的出版者和我本人提出了严肃的良心问题的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于我所发现的那些来往信件中提出的严重指责，是否应该缄口不语呢？我们并不这样想。我们认为，通过档案“原始”资料研究我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就要求人们不要由于担心引起别人的不快或愤慨，而对这些材料有所选择。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记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报呈罗斯福总统的这些情报，极有可能影响了他对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兰西的态度。最后，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人们相信我，我这个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在这方面丝毫也不想损害或破坏某些人的声誉。

在我看来，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就象上帝只有一个，爱祖国、要和平的方式只有一种。宽容精神之于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如同氧气罩之于在海底搜索的潜水员。正如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多尔梅松所写的：“如果你否认犯错误者的自由，那就无自由可言了。维护自由，就是维护对于自由的过分运用。”我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不应否认你认为犯了错误的那些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犯错误的是否正是你自己。”

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正门上，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一场序幕。”我的抱负和希望，是使本书不致成为一次单纯学术性的作业，而要能够有助于说明战后至今法国某种政策的演变，即说明戴高乐将军为什么对美国的一切都表示反对。毋庸置疑，这种想法在法国舆论界有着广泛的共鸣……但是，我可以证实，大多数美国人历来对法国人民怀有很深的友情和很大的敬意。尽管美国外交有过反复，有过本书中提到的自相矛盾和言行失礼，但是，对于法国的热爱，对于法国的自由与独立的关注，却是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罗斯福对于戴高乐的怨恨固然带点稚气，而且往往有些天真。但是，应该承认，他是想赢得“自己的战争”，以赢得法国战争的，而且是真心关注法国政权的

合法性的。戴高乐时常为了雅尔塔协定而责备罗斯福。然而，罗斯福正是在雅尔塔使戴高乐赢得了第一个大的胜利。

我要提醒糊涂的戴高乐主义者，罗斯福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法国人民一旦获得解放之后，并未急于选举戴高乐将军担任共和国首届总统，而是选了社会党的政治家樊尚·奥里奥尔。

戴高乐之所以在一九五八年当选总统，那是由于军队施加了压力，由于存在着政变的威胁。在他身后，人民拥戴他的情景十分感人，但在他身前，叛乱、谋划、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以及导致他退出政坛的公民投票，却使他的名望受到严重的损害。

作为结束语，我想提出如下的看法：掌握世界命运的人，或者说得较为谦虚一些，掌握本国命运的人，他们的形象是不牢固的……他们不分昼夜地致力于处理国家大事，往往认为自己负有非比寻常的使命，其中某些人狂妄自大，起码也为自己拥有权力而自命不凡，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洋洋自得。在我研究这些档案时，他们却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变得平庸无奇了。我在研究过程中时常颇为惊讶地从官方记录中发现，他们对人对事的谈论幼稚而肤浅，同街头咖啡馆里的闲谈相差无几……

还要补充一句：某些人的姓名可能拼错，谨预致歉意。他们的姓名是我从美国档案文件中抄下来的，他们在当时，尤其是在维希政府的周围，并没有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

尼林·冈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历史是一场序幕·····	(1)
--------------	-----

第一部分 贝 当

第一章 布利特大使吃了败仗·····	(1)
第二章 “先生，别朝法国背后开枪！”·····	(33)
第三章 肯尼迪大使组织逃跑·····	(53)
第四章 我的拉丁区·····	(71)
第五章 维希——黑暗、愚蠢和匮乏！·····	(86)
第六章 炼乳政策·····	(95)
第七章 为人十分垂涎的军舰·····	(108)
第八章 戏言乎？·····	(121)
第九章 我最亲爱的老朋友·····	(130)
第十章 乡间巴士底狱·····	(150)
第十一章 维希的桥头堡·····	(174)
第十二章 清洗时期·····	(189)

第二部分 赖伐尔

第一章 欧洲的中间人·····	(200)
第二章 黑彼得东山再起·····	(210)
第三章 蠢蠢欲动的觊觎王位者·····	(229)
第四章 “奥托”行动计划·····	(241)
第五章 骗局·····	(261)

第三部分 戴高乐

第一章	“仅供总统审阅”.....	(277)
第二章	“贞德女士的男性化身”.....	(287)
第三章	百年掠夺.....	(300)
第四章	“凯克”与“兹迪”之间的区别.....	(312)
第五章	流星.....	(326)
第六章	马达加斯加的未婚妻.....	(344)
第七章	“斯努克斯老爹”.....	(356)
第八章	杜克街的疯狂行为.....	(374)
第九章	一封递交过迟的信.....	(395)
第十章	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人.....	(420)
第十一章	一次家庭会议.....	(432)
第十二章	“德国先生们，把你们的武器保存好.....”	(448)

第一部分 贝 当

第一章 布利特大使吃了败仗

“机密，总统亲阅！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德国人正向我
在尚蒂伊的住宅靠近！我的花园已成为保卫巴黎的最后一道防
线。”

这则通过“无线电报”发出的电文，是由美国政府驻法兰西
共和国的可尊敬的大使威廉·克里斯琴·布利特签署的。人们谈
起新大陆的某一类显贵时，总爱说他们只同自己和上帝说话。而布
利特有时还愿意同罗斯福总统谈谈……来巴黎之前，他曾任驻莫
斯科大使，——他憎恨俄国人，——因此，对于违背他的清教主
义主张、尤其缺乏严肃精神的法国人，他是很不理解的。“我真
不理解这些巴黎人①！”这是他特别爱用的一种说法，但他的这
种态度丝毫也没有敌视法国的意味，——他坚信，美国国务院和
国务卿对欧洲这个马蜂窝了解不多，富兰基②总统本应更经常地
向他请教才对。

他认为“奇怪的战争”极端怪异。当这场战争正在进行时，科德
尔·赫尔国务卿曾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问他对新的一年
有何展望，他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作了答复。过了两个月
才作出答复，也真可谓漫不经心了……这份编号为127号的复电

① 原文为英文。——译者

②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昵称。——译者

归进了国务院档案馆的740 0011 1556机密卷宗。复电内容如下：

“我不怀疑法国决心战斗到纳粹政权垮台。达拉第和丘吉尔准备进行一场持续三年的战争。今年，德国人有可能在西线发起进攻。希特勒想借道比利时和荷兰，但他的参谋部却持反对意见，因为盟军的防御力量比他们的进攻力量更为强大。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会把德国的储备消耗殆尽：德国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德国人打赢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发动进攻。

“照我看来，从海上进攻巴统^①以使俄国丧失石油资源的计划，是十分值得称许的，但英国海军部反对这项计划。丘吉尔不愿意找莫斯科的麻烦。

“我认为，谁要是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那就有败北之虞。法国的士气很高。荡涤欧洲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终于被对于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欧洲的希望所取代。”

就是这样一个外交家在巴黎代表着新世界的那个国家^②。这个国家同法国是那样亲近，在危急关头，法国将会有求于它。这样的危急时刻于五月十日来到了。这一天，同布利特的预言相反，希特勒发起了进攻。这位美国大使对德国的进攻仍然感到庆幸，他向华盛顿解释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雷诺和达拉第将重归于好。雷诺担任了总理，他向极右派中决心奋勇抗战的代表人物发出呼吁，其中也包括德拉罗克上校的党里的伊巴纳·加雷（原文如此）^③。雷诺心绪甚佳，他对我说：‘这是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的自由和美国人的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① 苏联城市，黑海边重要的石油港口。——译者

② 指美国。——译者

③ 让·伊巴纳加雷，共和联盟副主席，议会中极右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曾进入保罗·雷诺内阁，任国务部长。在贝当政府中担任过老战士和家庭事务部部长，后参加抵抗运动，并进过集中营。——原注

前一天，布利特为新任总理举行了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军备部部长保罗·多特里，法兰西银行行长皮埃尔·富尔尼埃，相当有影响的美国记者多罗西·汤普森以及作家文森特·希南。对于法国客人之间的意见不一，美国人甚为惊讶。法国人中，有些声称德国人决不会进攻，而另一些人则声言进攻迫在眉睫。第二天，使馆参赞墨菲报告了他同女记者热纳维埃夫·塔布伊的谈话。女记者举起双手说道：“全完了，巴黎将被摧毁，我们的世界将要崩溃。”布利特大使则无力地反驳说：“不过，也不能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另外，墨菲还叙述了他同在北火车站遇到的一位“身材伟岸，一派军人风度的军官”的一次谈话。这位军官对他说：“这一回，对我们来说，事情就好办了。我们要叫他们全完蛋！”墨菲参赞三年之后还记得这位军人激昂的情绪。而这段回忆后来对法美关系的演变有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位将军名叫亨利·吉罗……

但是，果真是雷诺在治理国家吗？六月六日，布利特向罗斯福发出密电，告诉他说：

“雷诺完全为他的情妇德波尔特伯爵夫人所左右。她授意拟定了新部长的名单，她还执意要达拉第退出政府。她所支持的博杜安，当上了外交副国务秘书。此人是汇理银行的一个职员，做过法郎和皮阿斯特^①的投机生意。由她任命的财政部长布蒂里埃是笨伯一个。法国被一个总理的情妇统治着，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刻……就象在路易十五时代那样！雷诺给您打电话时，她就在屋里！她拒绝出去……她还向所有的人重复您对雷诺说过的话……”

三天后，布利特缠上了他的总统。他已经发现，敌人在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派飞机来，同时，他还建议美国同意让一定数量的法国飞行学员到国内来接受适当的训

^①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译者

练。“如果法国战败，法国人就会加入我国的军队，”布利特在电报中这样说道。德国发起进攻刚刚三天，便作出了这种悲观的预言……罗斯福给他的答复是冷冰冰的，并且带有讥讽的意味：

“我们不能破坏我们的中立。您的那些飞行学员应该到加拿大去，那里有美丽的田野、温暖的气候……他们在那里会十分愉快……”

布利特并不气馁，他于十五日发报说，根据雷诺和达拉第的看法，尽管色当战役是由吉罗将军——这是美国人在三天中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负责指挥的，但看来也已经打败了。雷诺在电话中要求丘吉尔出动英国空军，“否则仗就打败了，”据说丘吉尔当时对着话筒嚷道：“活该！”雷诺认为，德国的空中优势是十比一……难道就不能要求罗斯福派出几架老式的重型歼击机吗？电文最后这样写道：“局势危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布利特不断发出请求增援的呼吁，这时他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把美国正规军中的飞行员派到法国来，“他们可以在表面上辞去在美国军队中的职务”。华盛顿似乎并不知道这些要求，因为在卷宗中找不到有关的答复。于是，布利特使用了另一个理由：共产党的威胁。“……听命于莫斯科的比利时共产党人发动了一场罢工，但他们的领导已被枪决。共产党的……纵队已经浸入法国军队。几乎所有的法国重型坦克都是由雷诺工厂的共产党员工人驾驶的；这家工厂是破坏分子和‘坏家伙’的巢穴。当命令工人们向德国人前进时，他们却动都不动。在一次战斗中，抵抗德军进攻的本来有六十五辆坦克，但其中只有五辆向前驶去，其余的都纹丝未动。这些人还把坦克上的要害部分毁坏了。”

布利特接着说：“共产党的另一支……对这些情报应保守机密。法国的老百姓都不知道。雷诺应当有拿破仑那样健全的神经。拿破仑曾说过：‘有时必须枪毙一个将军，好使其他人鼓起

勇气。’为了美国的前途，必须把美国军队中所有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都找出来，关起来。”

这份电报的日期是五月十七日。电报是晚上八时从巴黎发出的，华盛顿于同日当地时间七时十二分获悉。电报号码是728，作为“740 00 11 欧战 1939 3115 7/8”文件归档。

五月二十三日，布利特谈到了在马恩河打响的新战役。他遇见了曾经担任克莱蒙梭办公室主任、而当时是雷诺的内务部长的芒代尔。芒代尔说：“如果您留在巴黎，那就必须有另一个美国外交官作好准备，随（法国）政府迁移。一个普通的代办是不够格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罗斯福总统直接派遣的代表。”布利特提议由托尼·比德尔^①出任此职。

科德尔·赫尔赞同这一提议，但又表示，安东尼·y·德雷克塞尔·比德尔不能获得“总统私人特使”的资格，只能作为普通的副大使。曾经有过先例：一九一四年九月，法国政府撤至波尔多，约翰·W·加勒特作为代替者，曾在波尔多接替过美国大使的工作。

罗斯福亲自发报给布利特：“法国政府无论迁到哪里，您都应该陪到哪里；比德尔只在您不同德国人在一起时才进行活动。您是在现场，那么您就象一个无所畏惧的‘血管里流着红色血液的真正的美国人’那样行事吧！去拯救一些人的生命吧……在这危急时刻，我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您致意！”

但是，布利特大使继续发出灰心丧气的电报，他这样做，既不让自己的参赞知晓，也不向国务院通报。“此电报为机密，仅供总统亲阅：除非出现奇迹，英国是完蛋了；将出现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德·莫斯利的政府。英国人将转而反对我们！应当使英国的舰队开到我们的港口来！”他用绝密电码把这份电报发给了罗

^① 即下文的安东尼·y·德雷克塞尔·比德尔。——译者